

秦  
牧

花  
城

花 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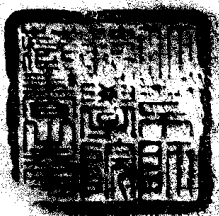
I267/213

秦  
牧

DFS4/17

花

城



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8423

888423

花 城  
秦 牧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插页 120,000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100册

书号 10261·204 定价 0.68元

## 新版《花城》序

时间过得真快！新版《花城》出书，距离它初版的一九六一年，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这书原本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刊行，印刷了好几次。十年动乱期间，万马齐喑，不用说落得个销声匿迹。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本《秦牧散文选》，把旧作选拔一番，统统编进去。那时我不愿用自己的名字做书名，从旧作《花城》、《潮汐和船》两书中选出大部分作品，再加进若干新作之后，就以《长河浪花集》为题，作为选集的名称。因此，原来名为《花城》的那本书，在书店里绝迹已经二十年了。

每个作者，对自己已经出版的书，喜爱的程度，总不是一样的吧！我对《花城》是比较偏爱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正象古代人们所说的：“青春作赋，皓首穷经。”青春时代，那种气质、感情，是最便于作“赋”了。《花城》，实际上是解放后起初十年，我的叙事、抒情散文的选集。那时候正当盛年，热情易感，因此，笔锋上有颇多的青春气息。对那些作品，自己也就比较偏爱。二来，这本书，在我所出版的散文集中，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其中有好些篇章，被大、中学校选做语文教材；又有好些，被人编进各种选集。在印数上，它也在

散文书籍中占有一个比较高的纪录。初版《花城》印刷了好几次，印数一共接近二十万册；选进它的大部分篇章的《长河浪花集》，前后又印行了十二万册；再加上十年动乱期间，《花城》在香港被书商盗印了好几次，这样，合计起来，这个集子的实际印数就颇为可观了。但是，现在书店里，不论是《花城》，还是《长河浪花集》，都已经不见踪影，所以，重印这本书，我以为是有意义的。戏剧界，不是有所谓“保留节目”么？一个作者，一生中，如有若干本“保留书”，能够每隔一个相当时期就印刷出版一次，我以为不但是作者主观的愿望，也有社会上客观的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我和花城出版社商谈，重新出版这本书。因为全国高中课本选进《花城》、《土地》等篇散文作为教材以后，不少学校规定《花城》一书作为学生的课外补充读物。青年学生们在书店里找不到本书，就纷纷寄信要求作者给想办法。这颇使我应付为难。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已经出版了选辑本《长河浪花集》，就不会再出《花城》了。因此，我转而就商于花城出版社，我以为花城出版社除了出版《花城》杂志外，也重版一本叫做《花城》的散文集，是不无意义和颇饶趣味的。谢谢出版社，他们同意了，因而使得这本绝迹已久的书，得以重新面世。

在新版《花城》出书的时候，作者把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说一说，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作 者

1982.3.广州

DF54/17

## 目 录

新版《花城》序 .....	1
古战场春晓 .....	1
✓土地 .....	7
✓社稷坛抒情 .....	16
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	24
在遥远的海岸上 .....	31
星下 .....	36
海滩拾贝 .....	44
草原的花 .....	50
英雄交响曲 .....	54
青春的火焰 .....	57
宣扬友爱的民族传说 .....	62
花市徜徉录 .....	66
花城 .....	71
中国红场的旗帜 .....	78

原始公社的影子.....	84
赌赛.....	91
千斤力士 .....	100
摸鱼老手 .....	105
僮族与我 .....	109
玛丽亚娜 .....	115
南方几株著名的树 .....	119
珍贵植物与瑰奇传说 .....	129
鹅阵 .....	137
说龟蛇 .....	141
谈牛 .....	148
古董 .....	151
面包和盐 .....	156
赞渔猎能手 .....	159
菱角的喜剧 .....	163
不老 .....	167
思想和感情的火花 .....	171
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	181
园林·扇画·散文 .....	190
后记 .....	195

## 古战场春晓

在一九六一年春天降临之前，我来到广州北郊的三元里高地上盘桓。看着莽莽苍苍、一片锦绣、“河水紫带，群山纠纷”的大地，不禁激起了凭吊怀古的豪情。

南国春早，真正的春天在崭新的日历刚刚掀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来临了。这比冰天雪地的东北几乎要快上半年。这一带村落，现在都属于三元里人民公社，是出色的蔬菜产地，以水利工程和机耕驰名。在温煦的阳光之下，田野里东一片、西一片，都是菜园。芥兰开满了白花，白菜簇生着黄花，椰菜在卷心，枸杞在摇曳，鹅黄嫩绿，蝶舞蜂喧，好一派艳阳天景色！那条从三元里村旁掠过的公路，繁荣热闹极了，小叶桉树夹道笔立，婆婆摆舞，远看象煞江南暮春的杨柳。一队队汽车奔驰过去了，一辆辆兽力车呀呀地拉过去了，还有络绎不绝的肩挑手提的行人，都各各在公路上卷起了尘土。好一番和平劳动、熙熙攘攘的景象！这一带田野是开阔的，南望越秀山上，庄严雄伟，曾经常常被用来作为广州风景标志的五层楼，正和这里小土阜上的三元里抗英斗争



烈士纪念碑遥遥对峙。远处群山起伏，白云山、飞鹅岭象是绿色的围屏。大地到处给人一种壮阔开朗的印象。在历史名城的郊野，这样的河山气概，我们是常常可以领略到的。

被郁郁苍苍的扁柏、蒲葵、一品红、木麻黄环绕着的三元里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在晴空下，金色的字迹正闪闪发光。我登临这里已经好几遭了，但今年第一次来到，望着翡翠似的原野，俯瞰着名闻世界的这个叫做“三元里”的乡村，却激荡着不平常的感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样的名句飞到了我的心头。今年是一九六一年，今年五月底，是三元里等一百零三乡人民，在鸦片战争时代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军大获胜利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六十年一个甲子。”今年刚好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辛丑年之后的第二个“辛丑”。一百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然而正象一位苏联历史学者站在这座巍峨的纪念碑下说过的话一样：“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吧！”是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气势磅礴的第一页。以三元里人民斗争为起点，如果以一个个的“年代”来划分，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后十年有太平天国的革命，将近后六十年有义和团的斗争，后七十年有辛亥革命，后八十年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快接近一百一十年的时候新中国终于宣告诞生。中国是经历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才从帝国主义制造的血泊中站起来的。望着这已经回春的天鹅绒似的土地，想起百多年来的往事，真按捺不住一种“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心情。这条车水马龙的广州北郊大道，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反侵略圣地，这座人烟稠密的村庄，今年

将有多少人要前来凭吊瞻仰！

这一片阳光灿烂、山川明丽的大地，原来是一百多年前的大战场！你在这里纵览低徊，会禁不住想起整个黑暗的十九世纪的事情。

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壮年期，这一个世纪里面，殖民主义者完全不披任何外衣，象野兽一样到处闯撞掠夺。正象他们用一个持刀海盗的画像作为香烟商标，用帆船作为许多商行标记一样，战船和枪炮就是他们的徽号。整个十九世纪，在亚洲、非洲、美洲、澳洲，都普遍发生帝国主义者血洗大地的惨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各洲的人民，又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进行过猛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有些斗争，还是绵延一百几十年的。英国在几个世纪之间发展成为当年的头号侵略者。它用在国内圈地养羊的办法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用“流荡罪”把破产农民投进监狱和驱进工厂；掠夺印度、非洲、澳洲等殖民地的原料来大办工业。用对“偷”一条围巾的劳动人民也处以死刑的严刑峻法来建立它的生产秩序；然后又挟着大宗鸦片和纺织品来撞毁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大门。当鸦片战争发生，林则徐被腐败的清廷革职滴戍，广州城里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都在侵略者面前变成了软壳蟹和叩头虫的时候，他们大举入侵了。他们勒索了“赎城费”，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甚至挖坟墓，射“活靶”，他们志得意满、骄横跋扈极了。然而侵略者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竟有一座活火山。他们在三元里调戏妇女的事件终于点燃了这座火山。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队伍，一两日间，由几千

人发展到几万人。眼前这一片锦绣大地，就是当年杀声震天，使英国侵略者自承“恐怖到极点”的战场了。

凭吊着这个辽阔的古战场，使人想起了“升平社前擂大鼓，裂裳为旗竹为弩”、“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的诗句。我仿佛看到一百多年前战争的情景：那时，螺号呜呜，锣声当当，满山旗帜，遍地人潮，一支“黑底牙边白三连星”神旗迎风飘动，指挥着战阵。在“三元古庙”点了香烛，向这面旗宣誓过“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的三元里的愤怒群众，以及邻近一百多乡的战友，抬着各式各样的原始武器：刀、矛、藤牌、三尖枪、长棍、抬枪、挠钩追歼着敌人；队伍中甚至还有儿童和妇女。这时天仿佛也愤怒了，狂风暴雨，闪电雷霆。狼狈的敌人从会战的地点——牛栏岗败退下来，结成方阵，颤栗逃命。在白茫茫一片的豪雨景色中，漫山遍野的中国人民举着武器追歼着他们，用挠钩把他们从队伍中拖出来劈死，或者用锄头把陷在泥淖里的敌兵锄死。眼前这一片土地上曾经布满“大英帝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有些再也顾不得“尊严”，跪在地上，举手求饶了……

怀着抚摸一砖一石的心情，我走进了三元里，来到里北的“三元古庙”，这座创建于乾隆以前的道教神庙（道教以天、地与水为“三元”），是当年斗争的总指挥部，它近年已经被修葺一新并且变成纪念馆了。环庙四株老榕，苍劲魁梧；庙前一方平塘，涟漪潋滟。在这座庙里凝视那些历史文物，端详陈列在庙中的当年的武器和那面令人振奋的“黑底

牙边白三连星旗”（复制品，原件存北京），抚诵着碑廊中百多年前的修庙碑记，令人禁不住涌起一种“继往开来”的翻身民族的自豪感。

一百二十年的时间久远么？是的，相当久远了。然而现在在这里还活着受过当年挺身战斗的人民豪杰亲切教诲的人物呢。三元里首先奋拳痛击英国兵士的韦绍光，他的曾经亲聆乃祖馨歆的孙子韦文祖一直活到七十一岁，去年才逝世。三元里现在还有一位李姓的老人，祖父也参加过抗英的斗争，晚年时曾把许多战斗故事亲口告诉过他。他谈到当年群众公议“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一律上阵杀贼”的往事，还禁不住激动得目光灼灼呢。

一百多年过去了，然而那面光辉的战旗和一些古老武器被一代代保存下来，令人荡气回肠的战斗故事被一代代亲口传授下来，英雄民族的感情何等深厚！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当中国上空乌云密布，三元里的斗争、太平天国的革命事迹传到欧洲的时候，马克思预言过：“将来中国的桌子也会跳舞”；恩格斯预言过：“过了不久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指中国）进行生死之际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现在，站在三元里的阳光之下，令人不禁回想和印证着这著名的历史科学预言。

中国人民以和十九世纪最强大的侵略者打了一场硬仗，并使他们的兵士跪地求饶揭开了自己的近代史。其后一百一十年，历经忧患屈辱，当新中国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时候，

又把扬言要打过鸭绿江来的当代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击败于朝鲜战场上，重新出现了使他们的兵士跪地求饶的一幕。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历史规律和真理呵！

盘桓在这个古战场上，想着帝国主义已经日近黄昏了，眺望早降的绿野春光，随着庄稼的香气扑人而来的，是许多凝聚着古人感情的诗句：“苟能制侵袭，岂在多杀伤。”“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呵，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

1961年

## 土 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许许多多的自然景物也都产生了新的联想、新的感情。不是有好些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的列车、崭新的日历吗？睹物思人，这些东西引起人们多少丰富和充满感情的想象！

这里我想来谈谈大地，谈谈泥土。

△ 当你坐在飞机上，看着我们无边无际的象覆盖上一张绿色地毯的大地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倚着车窗看万里平畴的时候；或者，在农村里，看到一个老农捏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想鉴定它究竟适宜于种植什么谷物和蔬菜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随着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地冒出脚缝的时候，不知道你曾否为土地涌现过许许多多的遐想？想起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想起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为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怎样斗争和流血，想起在绵长的历

史中，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事迹，他们的苦难、愤恨、希望、期待的心情？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

我想起了二千六百多年前北方平原上的一幕情景。

一队亡命贵族，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然而看得出来，他们疲倦极了，饥饿极了。他们用搜索的眼光望着田野，然而骄阳在上，田垄间麦苗稀疏，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一个农民正在田里除草。那流亡队伍中一个王子模样的人物，走下车子来，尽量客气地向农民请求着：“求你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吧！你总得要帮忙才好，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了。”衣不蔽体、家里正在愁吃愁穿的农民望了这群不知稼穡艰难的人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从田地里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王子模样的人物面前，压抑着悲愤说：“这个给你吧！”王子模样的人显然被激怒了，他转身到车上取下马鞭，怒气冲冲地想逞一下威风，鞭打那个胆敢冒犯他的尊严的农民。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臣模样的人物上前去劝阻住了：“这是土地，上天赐给我们的，可不正是我们的好征兆么！”于是，一幕怪剧出现了，那王子模样的人突然跪下地来，叩头谢着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土块，放到车上，一行人又策马前进了。辘辘大车过处卷起了漫天尘土……

这是《左传》记载下来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在亡命

途中发生的故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除了因为这群贵族是在亡命途中，不得不压抑着威风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他们心目中，土地代表着上天不可思议的赏赐，代表了财富和权力！他们知道，只要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永无休止地榨取农民的血汗。

古代中国皇帝把疆土封赠给公侯时，就有这么一个仪式：皇帝站在地坛上，取起一块泥土来，用茅草包了，递给被封的人。这就是所谓“菹茅”。上一个世纪，当殖民主义强盗还处在壮年时期，他们大肆杀戮太平洋各个岛屿上的土人，强迫他们投降，有一种被规定的投降仪式，就是要土人们跪在地上，用砂土撒到头顶。许许多多地方的部落，为了不愿跪着把神圣的泥土捧上天灵盖，就成批成批地被杀戮了。

呵！这宝贵的土地！不事稼穡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地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而亲自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做命根子，把它比喻成哺育自己的母亲。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好些令人掀动感情波澜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当年被迫得走投无路的破产的中国农民，飘流到海外去谋生的当儿，身上就常常怀着一撮家乡的泥土。那时，闽粤沿海港口上，一艘艘用白粉髹腹，用朱砂油头，头部两旁画上两个鱼眼睛似的小圈的红头船，乘着信风，把一批批失掉了土地的农民送到海外各地。当时离乡别井的人们，都习惯在远行之前，从井



里取出一撮泥土，珍重地包藏在身边。他们把这撮泥土叫做“乡井土”。直到现在，海外华侨的枕头箱里，还有人藏着这样的乡井土！试想想，在一撮撮看似平凡的泥土里，寄托了人们多少丰富深厚的情感！

过去，多少劳动者为了土地而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悲壮斗争！当外国侵略者犯境的时候，又有多少英雄义士为保卫它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我国福建沿海地方，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保卫土地的抗敌爱国故事。在明末御倭和抗清的浪潮中，那里曾经进行过保卫每一寸土地的激烈斗争。有的地方，妇女的发髻上流行着插上三支短剑似的装饰品，那是明代妇女准备星夜和突然来袭的倭寇搏斗的装束的遗迹。有的地方，从前曾经流行过成人死后入殓时在面部盖上白布的风俗，那是明朝遗民羞见先人于地下、一种激励后代的葬仪。这些风俗，多么沉痛，多么壮烈！我国的湛江地方，有一座桥梁被命名为“寸金桥”，就寓有“一寸土地一寸金”的意思，这是用来纪念当年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们的。土地的长度和面积计算单位可以用丈，用公里，用亩，用公顷，然而在含有国土的意义的时候，它的计算单位应该用一寸、一撮来衡量。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一寸土都决不容侵犯，一撮土都是珍宝。这里，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版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定要使它真正正地完整无缺。台、澎等地还被一小撮反动派所盘踞和被帝国主义侵占着，我们必须把它解放。从福建前线，我们听到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呵！不仅我们英勇而强大的海军和空